

地主現形記



冀南書店出版

MG
I246.8
209



3 2173 9456 2

地 主 現 形 記

冀 翁 書 店 出 版

西 三 五 街 四 號 六 號

目錄

「川狼」許三	郭普年、張維業	(二)
曹昭華騙了十車糞	岳峯、盧玲	(四)
「紅鞋店」與「三塊白洋」	張玉柱	(五)
張二虎被地主坑淨了	張春塘	(七)
數債廣告		(八)
害死兄弟，奪了煤窰		(九)
活不死的張拔貢		(一〇)
「老村長」和他的兒子		(一一)
大地主裴家吃人的「法則」		(一三)
「男盜女娼」的地主白維清		(一四)
放高利奪去農民的土地		(一五)
「棒棒利」起家	克明	(一六)
縣鳳祥的毒辣手段	劉耀	(一七)
每碗羊肉湯算了兩角銀洋		(一八)
盧家的賬房和詭詐	劉宏聲	(二〇)

嗜甜心毒.....	劉萍 (一一)
窮人的命不如地主的行李.....	劉萍 (一一)
人不如驢.....	劉萍 (一一)
打傷兒子逼死娘.....	苗興潤 (二二)
強姦未遂砸死人.....	趙恒瑞 (二三)
地主扣了賣人的錢.....	傅佐臣 (二四)
馬與威的辦法.....	馬良 (二四)
高老云看尖頭畫.....	吳天 (二五)
白儼夥計又騙寡婦.....	沈現元 (二六)
一根羊毛繩逼死一條命.....	勇先 (二七)
孟兆同的詭計多端.....	蘇景人 (二八)
不殺窮人沒飯吃.....	蘇景人 (二九)
『不見錢』的放賬.....	華踐 (三〇)
王振文欺負農民.....	徐顯 (三〇)
把人當狗欺.....	徐顯 (三一)
放了三根鞭砲，罰了十塊錢.....	徐顯 (三一)
地主孔照便的剝削和詭計.....	辛景 (三三)
楊文賓被地主逼得家敗人亡.....	洪星 (三四)
『五道爺』的一隻狗.....	劉建 (三五)
	張維業 (三七)

閻王殿	大利吃人	張胤	(三七)
李韶榮	夢想變天	李夢華	(三九)
雷殿雲	奪人妻室又霸產		(四〇)
山羊猴			(四〇)
親大伯		張常忍	(四一)

編者的話

在土地改革當中，在千萬農民的血淚控訴下，地主階級的醜惡原形，像在「照妖鏡」裡一樣，完全暴露出來了。過去，地主惡霸們在封建文化的外衣掩蓋下，說他們是「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的保衛者，說他們的「安富尊榮」是祖宗的「陰德」，甚至相邀說他們的財富是什麼「狐仙」「蛇仙」「鬼仙」……給他們搬來的，是「天賜」的等等。但千百萬農民是知道自己如何失掉了土地、房屋、牲口、財產……知道地主是怎樣起來的，對地主的剝削壓榨，也知道又多又深刻，但是由於地主的殘酷統治，農民是「嗷嗷吃黃連」有苦沒法說，只有放在心裡，有眼淚也只好往肚裡流。

現在是農民大翻身的時候了，埋藏在農民心裡的話，都要說出來了。關於控訴地主罪行，揭發地主醜態的材料故事，各地都有很多，這些材料，準確的剝開了地主的黑心，讓我們進一步的認識地主是什麼東西。當這些材料在首報日報發表的時候，讀者也反映這樣：「咱們過去對地主很模糊，這樣活生生的材料擺到咱們眼前，才有透狗日地主的心啦，這些事實，真是我們開腦筋的靈丹妙藥！」我們在這裡出版「照妖鏡」就是爲了這個目的。

材料雖不是本區的，但這些事情却近在眼前，「天下的狗都吃屎」，不管那裡的地主，他們的罪行也都是一樣的不可饒恕，一樣的應該澈底消滅。

「川狼」許三

郭普年、張維業

許三是偏關縣有名的一個地主惡霸。他家住城東四十里的陳家營村，有土地二千三百多垧，散佈於晉綏兩省的偏關、河曲、朔縣、陶林、清河等七縣。他除據土地剝削老幼；又以放賬和斗債高利盤剝數縣的貧苦農民。單他的綽號就有三個：「川狼」、「灰火柱」、「活牲口」。現在咱們就剝開他的皮來看看。

「一稱稱」和「栽虎尾巴」

誰說的剝削方法，毒藥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他用「一稱稱」和「栽虎尾巴」的辦法，把無數中農、貧農的土地房屋霸佔下去。「一稱稱」是稱家處放賬，「栽虎尾巴」是不讓農民一次還清債務，留下個尾巴，總要把你的土地房屋搞光。譬如陳家營中農許家羅德德許三的十五塊銀洋和三二斤燒酒，初借時許三笑嘻嘻的說：「咱們是一家嘛，想用甚你齊拿上。」許家羅信以為真，對這些小事也不在意，年年付上一些利息。他沒有清算過這些賬。可是地主許三把這些都記在賬上了。到了六年頭上，許三翻了臉，說：「你吃了我的燒酒，加上所短的利錢，本利一算，共欠下我三百多塊銀洋啦！」逼

看把家羅的三十多畝地霸去了。他就用這種「栽虎尾巴」法和「一稱稱」法，把一條大川的好多中貧農的土地房屋奪到他手裡了；單陳家營村就被「奪」和「栽」倒了七家。他在陳家營那條大川裡，像狼一樣的吸乾了農民的血汗，所以羣衆叫他「川狼」。又因爲「栽虎尾巴」的辦法太毒，好多借過債的人，以爲錢已還了，留下一點尾巴，又不是自己不給他，是他不要，大概沒有什麼了。誰知道他是故意這樣昧着良心幹呢，後來受害的人多了，所以給他又起了一個綽號：「灰火柱」，意思是說燒紅的火柱，出了爐子，看見灰色不燙手了，可是你一沾上他，就不得了。

二、喂的「打手」和「說客」

許三專門喂着兩個「打」和「說」的狗腿子，一個叫狗不理的替他當「說客」，綽號「滾灰皮」的王三亮則給他當「打手」。許三看準那家的土地房屋，就指使「說客」狗不理設法欺騙威脅，再不行就派「打手」王三亮要流氓，打債戶或者給人家炕上屎尿，……盡情侮辱，所以羣衆都說：「許三的勢力太大了，不用說老百姓，陰司裡的鬼碰見他，也要轉三轉呢！」

三、不給僱工吃撈飯

許三這傢伙，對於僱工的壓迫剝削更慘酷。他對長工，一年按四季給吃飯，每季不宜吃甚，他便要叫長工們吃甚，譬如冬季天寒，一般人家都不吃滾飯，——因爲吃上肚痛——他偏偏叫長工天天頓頓吃酸飯，長工本來能吃兩碗，結果祇吃一碗半碗。到了夏

天，受苦人怕發火，都願吃點酸米飯，可是他又叫長工頓頓吃高粱麵或燙花麵。到了秋天又叫長工頓頓吃「葫蘆飯」，長工要求吃頓撈飯許三就指着鼻子罵道：「狗日的你素『有這樣好吃的，倒不來老子家攪工啦。』至於工錢，那個長工也沒有如數使過。曾經因為他把長工王二鴻五六年的工錢全扣了，逼得王二鴻活不下去，要和他拚命，才給了一部份。

四、修院不給錢

民國二十年，許三修了一所大院子，當時寫了合同，以二百元僱洋攪絨行匠侯師傅，並言明工滿錢足，但當工快完時，許三不知怎樣偷偷的盜去侯師傅執的那塊合同，工完後，向他要工資時，許三竟昧着良心說：「錢已給了你，不信你看這塊合同全在我的手中。」侯師傅可氣炸了，到廟上發了誓，但許三却一個錢也不給。

五、搶奪農民土地

民國十九年時，許三用二百元白洋向中農李連科典了三十畝地，（值四百元）到了典期，李連科拿錢來贖時，許三就用七十元白洋買通二流子李金娃作証人，說是賣給了他，後就到大同打官司，因為李金娃作証，同時，舊政權就是爲的地主，所以許三打贏官司，而返回來時對走狗李金娃的報酬呢？却是白瞪起兩眼，一個錢也沒給。

有一次，長家寨中農李瑞向許三借了二十元銀洋，扣押了三畝好地，言明二十天還錢贖地，二十天後就成了死契。到十九天頭上李瑞去還錢贖地，許三說：「忙甚麼，咱

價錢的是三十天，十九天我不能了此事。李瑞知道他詭計多端，害怕押死他的三坵好地，第二天又去還錢，但許三却到城內躲了一天，二十一天頭上他對李瑞說：「你押的地已過了期啦，我叫人耕地呀。」就這樣把李瑞的三坵好地弄到他手裡。

六、用狗糞灌瘋了本家許二

許三爲了發洩獸慾，就和本家許二的母親通姦，許二因不滿他這種牲口行爲，反被許三用狗糞灌了一頓，把許二弄成殘廢，變成瘋子。此外，被他姦淫過的女人也不少，連他的兒媳和閨女都在內。因此，羣衆又給起了個綽號：「活牲口」。

現在這個地主惡霸已被羣衆鬥倒了。除他在傅頭區的土地外，其餘都歸還到羣衆手裡了。

曹昭華騙了十車糞

岳峯 盧瑣

翻縣曹沙會村有個地主叫曹昭華，有一年貧農田華因爲自己沒有大車和牛，花錢僱他的車往地裡送糞，曹昭華就欺騙趕車的姚貴（貧農），叫把田華的四十車好糞裝到他自己地裡，另外換上十幾車摻上灰渣和土的糞給田華送去，答應給姚貴五斗花麥。又再三叮囑不叫姚貴告訴田華。可是到了秋天，姚貴去要花麥時，一粒也沒有要到。才知道是受了地主的騙。十幾年來始終不敢把這事告訴田華。直到今年曹沙會村農團開辦，大會時，姚貴才找到說話的機會，從外村跑回來告訴了田華，在訴苦會上揭露出來。

「紅鞋店」與「三塊白洋」

說起王來存的「紅鞋店」，不但蒙武李掛梁一帶有名，崞縣山裡也是聞名的，因為王來存就是靠着「紅鞋店」成了地主。

「紅鞋店」是老百姓給取的外號，原店名叫「長久店」。

李樹梁那一帶，開了好幾家客店，多沒有「長久店」的買賣好，特別是青年人，都爭先恐後的上「長久店」落脚。

王來存喜歡和住店的客人「耍錢」，遇着不慣的客人，輸急了，才叫他的閨女玉梅，或雙梅來解圍，遇着「慣客」，乾脆由閨女上場，贏了不用說，輸了也不用給錢。

這就是「紅鞋店」這一「渾名」的由來。

王來存就這樣闖下一百垧地，僱兩個長工，一個叫王二白是王來存的本家，一個是火石灣的後生。

兩個攪工漢到王來存家受苦，從第一天起，就給王來存的閨女玉梅、雙梅拴住了，王二白受了四年，臨走時，沒支上一個工錢；火石灣的後生，受了三年，也沒帶上一文錢起身，但是在王來存賬上，却支了一大筆，險些兒貼上才能出來。

王來存經常支給火石灣的後生三塊白洋的工錢，火石灣的後生取出自帶來給王來存的閨女，閨女又交給王來存。三年來，三塊白洋就這樣在三個人的手上轉過來轉過去，這就是「紅鞋店」和「三塊白洋」的故事。

張二虎被地主坑淨了

張玉柱

騙取孤兒寡婦的土地

寧武北塚村，有一家貧苦農民叫張二虎，他七歲上就死了父親，留下一個寡婦母親，九歲的哥哥和五歲的妹妹，雖然有十四畝地和幾間房子，但因沒人勞動，生活不下去了，就變賣土地。本村地主惡霸賴元海爲了騙取他家的地，就對張二虎說：「你家沒吃的了裝上，沒穿的丁取上。」張二虎就借了五斗糧食，賴元海又對他說：「你那房產土地不要賣給別人，別人給你三吊（當時一吊錢等於一元白洋上下），我給你十吊八吊。」張二虎就賣給他七畝地，原說給三石蕎麥，但只出了一石就不再給了，張二虎向他要時，賴元海說：「你還短我的哩！」

霸房

張二虎家的土地被賴元海騙走，但舊債還未還清，賴元海又想霸他家的房子了，整天去要債，張二虎家還不起，賴元海就派人把大門堵了，茅坑填了，硬逼着把房子拆去。民國六年的一天，張二虎家正吃早飯時，賴元海領了十二個長工拆房來了，話也不說，上房就拆，張二虎家鍋裡正煮上飯，賴元海就叫長工在離鍋近的房頂上刨，落下一鍋

士，一個長工宗昌明說：「他家驚驚惶惶的，叫吃了飯再拆吧。」那元海攔眼一瞪：「你狗日的說甚？」長工也再不敢說了，張二虎的媽苦苦求告也不頂事，那元海說：「我用上那些人息下等你吃飯！」張二虎家媽眼淚汪汪將鍋搬出院，飯裡落滿土，不能吃了，大人娃娃哭下一院。……

賣寡婦

張二虎的哥哥又氣又病死了，那元海看見張二虎的嫂嫂還能賣錢，就到處尋買主，找下買主，定了五百吊錢的身價，就叫張二虎的嫂嫂起身，張二虎的嫂嫂就這樣哭嚷着被強迫賣走了，張二虎以為嫂嫂的身價可以頂清舊債，還有長餘，誰知道那元海「黑家治人」，由他記下一次本還不完的欠賬，嫂嫂的身價全都扣下，還沒清了舊債，但張二虎也不知還欠多少，只好在地主惡霸那元海的手下受苦攪生，直到去年土地改革中才翻了身。

放債廣告

張春塘

「本人有白洋無數，遠望生光，潔白如雪，一無殘壞之象，二無損破之幣，八釐十，五分利，二十塊錢寫一畝地，有願借者，勿失良機。」

這是趙城地主惡霸，前在漢奸閻錫山軍隊裡，當過多年團長的郭輔唐，窩在學校黑板上的放債廣告。從這張廣告上，我們可以看出他殘酷的剝削情形：「八釐十」是地主

預收利的剝削方式，如借約上寫十元，預收二元利，實際只借去八元，但要按十元算賬。二十塊錢寫一畝地，是用放債剝奪農民土地的一種方式，農民因利過重還不起賬時，地主就折地，當時一畝地能賣六十元左右。

這個地主惡霸和軍閥，在趙城二區一帶爲非作惡，橫行霸道，人人切齒，早在抗戰營中，已被羣衆公審處死了。

害死兄弟，奪了煤窩

楊脫喜，楊德喜是親弟兄倆，民國十二年，在寬溝喜梁頂，一溜坡尋下四座煤窩，一個人兩座，哥哥楊脫喜的兩座窩在底下，是「入風」，兄弟楊德喜的在上面，是「出風」。因爲楊脫喜是一個惡人，兄弟楊德喜態度比較平和一些，所以挖煤窩的工人都願意到楊德喜的窩上，馱炭的客人也喜歡照顧楊德喜。因此，楊脫喜心裡就怨恨他兄弟。

陰曆四月間，正是刮風的季候，有一天楊脫喜到自己最下面的窩裡，將炭渣點着了，楊脫喜心裡打算：「自己的窩是「入風」不礙事，煤烟逼進兄弟的窩裡，保管「陰」他個「灰」要幹也幹不成了。」誰知「如意算盤」沒打成，四座窩道加上別人兩座，共六座窩全給火「蒙」着了。

但心善的楊脫喜並沒有甘心，過了幾天，請「窩頭」並拉上兄弟作陪，又喝燒酒，又吃豬蹄，楊脫喜又借了兩架「扁車」準備復窩，楊脫喜提出下窩去看看，楊德喜同意了，就領着三個人頭裡進去。最後楊脫喜也去了。但前頭進窩去的四個人，全悶死在窩

裡了，只有楊脫喜是「暈倒」在門口上，不久就活了轉來。

楊德喜死了，楊德喜的兩座煤窑由楊脫喜「經營」，一年後，楊德喜的婆姨另嫁了人，把小兒子也帶了過去。

楊脫喜就這樣擴充了四座煤窑，又用高利重租等剝削方式，擴充了三百畝好地、四串院、三條驢子、一匹馬、三個牛，成了寬溝裡第一家地主。

老不死的張拔貢

張拔貢如今是八十幾歲的老不死了，他本是河曲沙口村的人，因為解放區是在八路軍、新政權領導下的人民世道，不是地主惡霸的世道了，四九年他就逃往頑區，和媳婦子住在一起。

下面是張拔貢的一些故事：

起家

張拔貢有一次去投考，落了榜，回來路上僱了一頭走長腳的驢子，走到半路，張拔貢賞圖財害命，將驢夫推下崖去，把驢子騎了回來。這一趟總算沒賠本。

後來他仗上河曲城內張元老爺的粗腿，考上拔貢，以後有人請他當了「先生」（塾師），靠着和青年們「討資」，捏下「賞錢」，才和人家夥開了座油房。這時，張拔貢和一個蒙漢交界處的商人夥做買賣，名義上是販油，底子是賣大煙。有一天，這個商人

油簍裡裝了二百五十兩煙土，晚上全被張拔貢馱回家去不認賬了，這事情又不能公開，況且人家是拔貢哩！商人只好忍氣吞聲走了，張拔貢賣了大烟，在沙口買下了四十畝好水地。

訛詐

馬棚有一個中農叫張望在，指着自己的十三畝水地和一串新院，向張拔貢揭了三百二十塊白洋。說好是「錢無利，地無租」。

張拔貢思謀着要霸佔張望在這十三畝好地，張拔貢的孫子張漢財在馬棚教書，夜夜單門子，有一夜被張望在見了，就呼吼了一聲。回家來和他爺爺商量，到公安局告了張望在一狀，說：「親嚴一見到張望在黑夜出門『販賣大煙』，閩錫山的公安局即扣起了張望在，望在硬坐在牢獄裡。」

張望在死後，指給張拔貢的十三畝好地一串院子，就變成了張拔貢的財產。

高利貸

二十五年前，農民薛山的姑舅托薛山作保，向張拔貢籌了一百元白洋，月利三分。七月二十九薛山的姑舅給張拔貢去打飢荒，還短下三塊，說第二天一早補齊，張拔貢無論如何不收：「不忙，你先使喚吧！」薛山的姑舅沒法，只好帶將回去。第二天再給張拔貢送去，這一天是七月三十。

張拔貢把白洋翻來覆去的檢查，找出三塊「鑿假兒」的錢來，任薛山的姑舅把嘴唇

說破了，人家張拔貢怎也不要，沒法子又把錢帶回。

第三天薛山的姑舅，張羅着尋了三塊好錢換上，給張拔貢第三次送將去，這一天正是八月初一。

張拔貢這次收下了錢，笑一笑開口說：「放債的規矩是月初交，月底交都算一個月的利，今兒八月初一了，八月份的三塊利錢也一齊交了吧！」薛山的姑舅明知入了套，但沒個說上的，人家是拔貢呀！

加租

到二十五年上，張拔貢共闢下水地二百八十餘畝，平地三百七十餘畝，房院十四所，舖面兩處。土地全部出租，每年收的租子就有二百餘石。

二十七年敵人到河曲走了一遭，張拔貢並沒有受制，日本人走了，張拔貢就用了幾個雞蛋，七兩粉麵，幾斤肉作了兩桌酒席，請來十八個佃戶，吃到半殘，張拔貢開口了：「今年給日本人搶窮了，這日月過不下去，要請大家加一點租，水地加成麥子五斗（原四斗糜麥各一半）平地每畝糜子三斗（原二斗五升）怎麼樣？」十八個人齊不作聲，張拔貢又說了：「誰要嫌重把約交出來，我另尋人也行。」這一遭，佃戶們只好說：「加一點也可以。」

從這一年起，張拔貢的穀倉裡比往常又增加了四五十石麥子糜子。

張拔貢的故事多的說不完，上面所寫不過他罪惡的千分之一，這就是劣紳地主惡霸的縮影。

「老村長」和他的兒子

郭存崑在寧武縣頭馬營當了十九年村長，過去人們稱呼他「老村長」，「老村長」的兩個孫子郭仁義，還在娃娃沒幹上正經營生的時候，就跟上他爺爺當上村公所書記了。

原來「老村長」的家當，也不過七十幾畝坪地、一串院子、不多幾個牲口，當了十九年的村長，「老村長」就「鬧」下千餘畝好坪地、蓋起了四座新蓋的院子，牲畜成羣了，成爲頭馬營一帶第一家地主。

「老村長」當權的時候，村裡有誰打架、打官司，老百姓就悄悄的說：「又給老村長過生日了！」「老村長」的法律是不管誰有理，誰沒理，一律罰款。

民國十二年全村集議倉，每戶二斗，二百戶人家共集四十石，又「會賬」八百兩，每兩六升，共四十八石，八十八石糧都集中「老村長」家裡，由「老村長」的兒郭元小保管，一直到寧武解放，羣衆和他家清算以前，三十年來，羣衆就沒享受過一粒「議倉」穀子，有使喚過了的，一斗得出五升利。

十九年來「老村長」一天肥一天，而「老村長」統治的村子，如頭馬營、大場、半溝、梁家山，以及附近的村子劉家溝、孫家溝、陳家莊子、劉家背等處的老百姓，却一天瘦一天，全被「老村長」剝削乾了！

「老村長」有一個兒叫郭元小，郭元小的兒叫郭仁義，村子裡送了仁義一個外號叫「篋梳板板」，形容他一個虱子也能「刮」下來。

有一天深夜，「篋梳板板」溜到廟上放幾個紙砲把全村的人都驚醒了，「篋梳板板」就在街上嚷鬧了：「有土匪了，有土匪了！」眾人跑到他家一看，郭元小坐在炕上就嚷：「土匪把我的東西搶光了！」但是人們沒有見到土匪的影子，而郭元小的東西是確確實實「光」了。（藏了）這時是四〇年新政權成立後，「篋梳板板」父子兩個，就用這個「妙法」來抵抗當時的負擔。解放後不久，郭元小忽然「死」了，「篋梳板板」披麻帶孝，家裡鬧了好幾天，埋葬以後，村裡抬棺材的人回來議論：「到底還是地主，棺材可頂哩！」

但兩個月以後，郭元小被肇武公安局押解回村來了，村裡人大吃一驚，圍着問訊：「你死了嘛，爲甚又活着回來了？」郭元小紅着臉一言不發。事情很明白，給郭元小抬棺材的也鬧清楚了，原來那次的棺材沉，是元寶兒子的份量重！郭元小在劉家溝親戚家，一直住了兩個多月，這就是「篋梳板板」父子對新政權的第二次抵抗。

大地主朱家吃人的一法則

朱三元保是土窩溝的大地主，僱着四個受苦的，並給受苦人訂出下面幾條「法則」：第一條：下雨天也得出外「受」，不得在家蹲着。

有一天四個受苦人在地裡割草，雨下的越來越大，沒割完，就收工回來了。地主

僅

不依賬，將四個雇工臭罵一頓，不叫吃飯，立即吩咐兩個去割草，兩個未敢動。兩個大，割下的草，草根上不免帶下好些泥，回家來三元保見了，就是個不依，說：「牲口不能吃」，硬逼着受苦人將草根上的泥一根根都洗淨。

第二條：受苦人不准進廚房吃飯，不管「數九寒天」，不管「五黃六月」，院裡場裡才是受苦人吃飯的地盤。有一回長工李萬銀在外面做活，淋過雨回來，渾身發抖，肚痛的不行，就想進廚房去喝口熱湯，暖一暖，三元保說：「不行，我這「法則」不能叫你一人壞了！」

第三條：長工半路下工，一塊給六毛。由於朱三元保，殘酷的剝削雇工，雇工多半沒法「長」下去，因此三元保給半路下工的長工工錢，就是一塊給六毛。

「男盜女娼」的地主白維清

「看你碰上白維清！」這是過去代縣牛家渠婦女中間流行着的一個威脅的話，白維清是一個荒淫透了的地主，他的家產有百十畝好水地，並僱有好幾個受苦人侍候。白維清的父親和叔父，是文武兩「秀才」，自己從小就唸上「聖賢」之書，打官司寫狀紙，是有名的訟棍。

白維清在廟上許下這樣一個的心願：「姦淫百個婦女，唱七天願戲」，王家會的婦女沒男人跟着，從來不敢一個人上街行走。白維清曾把一根紅頭繩繫上一個小銀元，擱在地上，自己牽着一頭，隱在角落裡，或轉彎處，見着有婦女拾起來了，就用繩子引到

自己面前說：「這是你來找我，不是我去找你。」白維清的親姑姑和姐妹，都遭遇他的毒手。

「滿口禮義廉恥，一肚子男盜女娼」，這就是地主白維清的寫照，也是所有地主階級的寫照。

放高利奪去農民的土地

寧武縣石莊有一個地主叫石瞞女，他原有六十畝地，靠着放高利貸，剝奪農民的土地，一直擴充到二百二十幾大畝。

他的放賬是這樣的：一到五六月間，窮人沒吃的了，那時糧價很貴，石瞞女就把糧食放出去，五分利息。一到秋裡，糧價低落了，就要按春天糧價折錢，這樣「倒騰」放出三石去，就要收回六石來。

韓三小借了石瞞女十幾石糧食，還不起，就頂着身子給他家受。受一年，還不够一年頂利錢，韓三小連着受了七年，還短石瞞女十三石。韓三小老了，受不行了，石瞞女叫韓三小「另想辦法」。韓三小沒奈何，他只有四畝地，都折給了地主，但只頂了六石，還短七石。把最後的財產一條牛又頂了四石，兄弟韓四小再補上一年工，才把這一買身扣「解開了」。

在石瞞女的文書賬本上，像韓三小這種被「賣身扣」扣着的農民還不知有多少哩！

「棒棒利」起家

從李存和的父親手上，就是靠開賭場「抽頭錢」過活，輸打贏要，比「無賴」更無賴，就掙出來啦。

聽下「頭錢」，父子倆就拿來放債，放給那些輸急了而又還得起「飢荒」的賭博鬼們。立借立還，借十元就得出一元利，叫做「棒棒利」，賭場上還不起現的，就折土地、房屋。

打闖下不少的土地、房產了，李存和收拾起賭博場，就僱人種地，別人做奴工，是一月，是一天，李存和卻去種一畝畝，受苦人必須在他自己家裡吃罷飯，再到李存和地裡作工。

李存和自己從來不喫毛驢，但從來短不下手騙使喚。李存和想「借」錢的就留在與誰的。

全村裡的一顆大榆樹，幫助人抱不了的，恰恰長在李存和的家門口。李存和聽見「風水」先生說，對他不利，他私叫人砍倒。村裡有個八十歲的老漢，睡倒樹下說：「這是全村的「神樹」，我死也不能叫你砍！」李存和說：「你就死，我也得砍！」結果樹砍倒了。解成木板，木板成了李存和個人的財產。

郝恩祥的毒辣手段

克明

隰縣五區賀家莊，有個惡霸地主叫郝恩祥，光緒三年時遭了荒年，村裡人爲了防荒，以後就集起二十五石義倉糧，郝恩祥家做住了這個機會，他父親那時還活着，是村中前「鄉約」，對村裡人說：「這倉穀不能放在窮人家裡，怕丟了，」就放在了他家。

村裡人們辛辛苦苦集下的義倉糧，就這樣被郝恩祥家霸去了。有一年年成不好，第二年青黃不接時，村裡人要吃義倉，但郝恩祥要行利借糧，春天借一斗，秋後還二斗。貧農徐大牛借了一石穀，五年頭上，連本帶利還了十二石還沒清了，又給郝恩祥白打了幾個月短工，才算了事。真是拿窮苦人的血汗所集的義倉，又來剝削窮苦人的血汗，豈有此理！

郝恩祥在周圍山莊上，俾喂着十八頭牛，這些牛天都是無本騙來，和貧農夥喂，先給他出上一半價錢，還得出牛租。前年他從六區騙回一條瘦小的牛犢來，和三區某村劉老漢夥喂，他欺騙劉老漢說是二十元白洋買的，讓劉老漢先出了十元錢，劉老漢因家窮，沒有草料，就到後山去割草，天黑的看不見時才會來，老婆織下布換上料給牛吃，一直把牛喂肥喂大，眼看開了春要用牛耕地了，郝恩祥却來要拉上牛走，說借用幾天就還。劉老漢不敢不依，但五六天後郝恩祥還不把牛送來，劉老漢就親自去找，那知郝恩祥早不知把牛拉到那裡去了。過了十幾天，劉老漢又來找，這次，郝恩祥在家，但他說牛

那賊偷走了，實際上是郝恩祥前次拉對外村賣了五十來元日洋，劉老漢又氣又急，但在

那賊偷走不超這個惡霸地主。
『那有一天，郝恩祥家熱鬧，他嫌長工劉遠處担土不能給他多做營生，就叫長工牽出一頭貧農郝恩榮家地裡挖土，開頭郝恩榮不敢說，但看劉挖在地當中了，郝恩榮的婆姨就說：『地挖的盡坑洞怎耕呀？』郝恩祥瞪起眼說：『老子要挖，你能把老子的黑臉子』

在閻頑統治時期，郝恩祥就讓他大鬼給閻錫山辦工事，他在村裡當上閻長和情報員。有一次抽丁時，本該抽他家的三個兒子，但他却和『編村』人員密議，乘貧農陳萬銀十五歲的獨生子正攪工回來，就抓上走了，全家痛哭哀求，郝恩祥理也不理，拉走時，連襪子都沒有穿上。

郝恩祥又讓自己的閻女和閻頑區長張某勾姦，郝恩祥就憑這，想審誰就審誰，去年八月初五，張某住在他家，郝恩祥想害死中農李金方，就對張某說：『李金方是八路軍的探子。』張某便派閻頑綁到李家山槍斃了。

像這樣一個地主惡霸和勾結閻頑的殺人罪犯，應受到人民的嚴厲懲處。

每碗羊肉湯算了兩角銀洋

劉耀

神池舖兒上村有一個大地主，叫陳考四，僱的牛混高、崔達子等四個長工，牛混高

三個牽地裡做活，崔達子一個人放着一百八十多隻羊，民國三十二年秋季的一天，崔達子把吃飽肚子的羊，趕在一個有水的溝溝裡歇着，羊一面喝水一面倒嚼，他在一個地溝裡吃着糝麵窩窩，喝着凉水，忽然一羣羊都圍繞過他跟前來，幾隻引頭山羊兩耳豎起不住的向他躁蹄子，崔達子一看，知道是有狼了，忙把旱煙鍋子抽下，跑去看，果然有三隻狼把一隻大羈羊拖走了，他緊追慢追一隻羊已叫狼咬死了，崔達子就把那個狼吃剩的羊拾起來摺在背上，太陽落山時才趕着羊羣回來，一進門，陳考四就罵：「吃上蒜的賺上生的，寧趕上羊喂狼哩！」說的崔達子低下頭一句話也不敢說，陳考四眉頭一擰，笑冷笑了，一面說「這也好，咱正沒個好吃的給你們吃，今天黑夜把它剝的吃了吧，順口分咐長工切了一籠頭山藥、蘿貝，燉下一鍋子，再三的叫長工們引上婆姨娃娃來吃，幾個長工就偷偷的議論：「今日太陽從西面上來啦！」於是有婆姨娃娃的都引來啦，陳考四分咐老婆把鍋裡的羊骨頭和肉湯黃蘿貝連湯帶水的分開，叫四個受苦的和受苦人的婆姨娃娃們吃了。

臘月三十七清早結賬時，陳考四老傢伙把算盤子一撥拉，四個人一共扣了四塊五角銀錢，長工們問道：「這還算的一回事呢？」陳考四老傢伙兩眼一瞪說：「吃了大數羊肉飯自乾哩，每人算一斤肉錢還受制哩？打開窗子說亮話，要是外人的話，每人至少也得算他二斤肉錢。」村裡的人們說：「買那個羊也用不了四塊五。」

盧家的賬房和訛詐

劉宏聲

馬路小坎下村的侯洛公在事變以前開了一座肉舖，地主盧昆山常去那裡買肉，每次二個錢也不給，侯洛公怕他的勢力，也不敢不賒賬。

大年三十那天，侯洛公硬着頭皮上盧家去要賬了。盧昆山不給還罷了，却硬說侯洛公上他門上去是要強姦他家的婦女，就叫他家的看家的護院的把侯洛公吊起來痛打了一頓。

提起地主盧家的「賬房」來，小坎下的農民沒有一個不咬牙切齒的。他們的放賬辦法分成四種：

第一種是：老三分放賬，而且是遲也不要賬，早也不要賬，非等到大年三十後半夜，才打發人去要，他們一進門就說：「去吧！掌櫃的請您去吃茶呢！」到了那裡以後，就逼着欠債的畫押把地圈去。而且明值一百塊錢的一畝地，文書上頂多寫十元。農民再落愛的地就是這樣被剝削光了，全家被追逃到關外去，有二十多年沒有音信，到現在還是生死不明。

第二種是：債戶還錢當下不數，過兩天派人送上點小錢，硬說是債戶的，叫換大錢。
第三種是：「文書加死貼」。

第四種是：實行打滾利、臭虫利、扎窩利。其中扎窩利是三天扎一次窩，每過三天就本利相平。這種利專門借給賭錢的人的。在從前盧家開過賭局，靠放扎窩利弄去不少的錢。長工張洛奉給盧家做了三十來年活，每年到頭，都被這扎窩利弄得一文錢也不剩了。

有一年，農民侯洛玉的棒子剛吐了鬍，就被盧家的羊吃了個淨光。老玉一見一年的指望全都送到羊的肚子裡去了，心裡非常生氣，跑到盧家的門上去說理，那知還沒容得說話，就被人家臭罵了一頓。

有一年五月初午，農民李洛祥的七歲兒子牛虎，摘了盧家幾根黃瓜被盧家管事的老化看見了，抓住就打，李洛祥趕緊跑來求情，盧家不依，叫來兩個巡警，非罰李洛祥一百吊錢不行。結果李洛祥東借西湊，弄來三十七吊錢（合現在三十多萬元）托了好大人情才算了事。

嘴甜心毒

劉萍

21
澧水西區僱農老王，過去給澧古台地主張永令整整做了二十八年長活，原來講好工錢三塊半，後來張永令無緣無故的就硬給他兩塊半了。那時老王心裡想：「窮人沒腰勁，不做活就沒生活。」只好把這口氣忍下去了。

張永令對老王非常刻薄，老王買他點布穿，原價三元，張永令就硬要四元。少一個錢也不行。

22
後來張永令見老王很老實，就騙他說：「老王！你在我這裡做活挺好，說什麼工錢大小，你就做在裡頭，吃在裡頭，你死了我葬埋你。反正你吃不了虧！」話可說得那麼好聽，到民國三十一年，老王腰上生了瘡，不能做活了，張永令就把他騙到門外去了！

窮人的命不如地主的行李

劉萍

民國三十二年，溧水四區僱農王德貴正給鐵角村地主張慶祥做活時，他的家裡有病入，父親也病得快死了，那時日本鬼子又開始了「掃蕩」，張慶祥就逼着王德貴給他攜行李，王德貴說：「先把我父親擡到山上藏起來，回來給你攜行李吧！」張慶祥却氣狠狠的說：「你爹死了怕什麼，我的東西沒了你賠不起！」

這次在大會上，王德貴很沉痛的說：「提起那時候來，窮人真是沒有活處，窮人的命就不如地主的行李啊！要不是共產黨來，咱們窮人那有個脫生出來！」

人不如驢

苗興潤

溧水縣五區馬各莊十八歲的李二才，從小就給地主當牛馬，九歲上從房山南窰村搬來，給地主做苦力換飯吃，陰天下雨沒有活做，緊緊腰帶，餓着肚子。這樣過了五年，十四歲就給太地主惡霸張永興當小做活的了。他個兒小，沒有力氣，地主却什麼都叫他

幹。有一天，二才到地裡發起瘡子來，張永真的兒子張慶照去檢查，看他沒有做活，就狠狠的打他一頓。張永真常說：「沒有這些『爺們』（指地主）你們窮小子，就活不了。」過了幾天又派他去澆園子，剛到地頭，有兩條狼向他追來，二才拚命跑回來，狼咬的張慶照又痛打了一頓，並且說：「該山神爺睜開眼了，窮小子們快定了。」五月初三，二才到西馬各莊去拷黃米，碰巧遇上發大水，好容易逃出一條活命來，回來又挨了一頓打。秋天二才和人要了二斗棒子，張慶照偷偷去喂了驢，二才打了驢幾下，張慶照也打他幾下。

這次覆查，二才積極參加鬥爭，分給他一石玉米十畝地，二才一下成了中農。

打傷兒子逼死娘

趙恒瑞

23

易縣裴山村地主馬仲漢，一到秋天就找幾個地痞衙役給他看青，看着窮人餓死，也不讓到他的地頭去拾莊稼。有一天，窮人金洛士的孩子剛一踏近他的地邊，他拿起手槍開槍就打，把孩子打傷了還不饒，還要到縣衙門去告狀。金洛士夫婦倆一聽這消息，趕快帶着全家老小起去求情，馬仲漢一見他們，不問青紅皂白，拿着皮鞭照着金洛士的老婆就是一頓痛打，直把她打昏過去。金洛士的老婆甦醒以後，覺得再沒活路，就含冤飲

狠跳到地主家的井裡自殺了。

強姦未遂砸死人

傅左臣

易縣解放後，章村農民向地主王洛才展開了清算鬥爭。陳香亭吐出了十幾年前的冤仇說：「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我娘去上後山廟，爲了燒香修好，老早就趕到了廟上，那天夜裡，地主王洛才將我娘拉到流井村北山溝裡就強姦，因我娘不答應，王洛才就將我娘用石頭砸死在山溝裡，用刀刺爛了肚皮。」羣衆聽後，憤恨異常，熾烈的鬥爭火線立即燃起，大家異口同聲的說：「地主沒有一個好玩藝，一定和他幹到底」。

地主扣了賣人的錢

馬良

深水二區其中口農民回憶訴苦會上，龐坤訴苦說：「我家受了地主三輩子剝削，種點租地一年弄不下三個月吃，實在沒法了，我父母便把我十二歲小妹妹賣出去換三吊錢，妹妹哭着說：「媽！你們吃菜我也吃菜，死，都死在一起，打死我也不走！」我母親傷心掉淚說：「幫丫頭！你逃命吧！你非等着餓死呀！借不出糧來，要不出飯來！好丫頭！去了吧！」妹妹在我母親面前打着滾哭，我們全家也都哭了。但是終久沒辦法，我父母硬着心腸連打帶罵逼着我妹妹當養媳去，換了三吊錢買下三斗玉米，這三斗玉米裡，還被地主騙其明扣了一斗糧，開了個人際財散。……有一次，全家五天沒見

一把糧食，要飯吃也找不上門，就不知誰死誰活！窮人那有下場？光是地主惡霸們活著吧！現在我翻了身，人壯財旺，只要圖強什麼就有，穿的也整齊了。永遠也忘不了毛主席那老頭子。」

馬興威的辦法

吳天

「二龍戲珠」窮人倒霉

有一年涿鹿拔舖村地主馬興威和大家叨陰着：「咱村的風水不好，村西一條水渠是饑孤龍，孤龍主喪，喪財喪人，不如再跟村東裡開一條，二龍戲珠，發財發福，越發越粗。」那時候，窮人們就信了他那一套鬼話，一家出一個人，整整挖了三天，才挖成一條渠，到了第二年春天，馬興威就從這道渠把水一撥，讓水都流到他的地裡去。可是別人只能乾瞪着眼瞧着，誰也不敢使那渠的水。結果馬興威的莊稼長得半人高了，農民們的還是旱得沒有一點法子。這時候，大家才覺悟過來，原來講究風水，純粹是地主欺騙剝削農民的一種手段。

稿月餅白麵的辦法

25

有一年快到八月十五了，地主馬興威家也不買月餅，也不秤白麵，一點過節的動靜都沒有。到十四那天，太陽落的時候，農民劉威正坐家裡，忽然聽見「吱」一「吱」的搭

叫聲，一會地主馬興威就拉着他的豬進院來了，硬說那豬吃了他的莊稼，叫劉威賠他，可是吃了多少，吃了那塊地，他也說不出來，那時候農民們誰也知道地主有勢力啊！劉威只得咬着牙賠了他三斤月餅、五斤白麵。第二天，馬興威用詭詐來的東西過了個好十五，農民劉威却淚漣漣的過不上節了！

頂高頂上的拔尖兒貨

潯鹿板舖村地主馬興威，把每次打下的糧食，都分成兩部份，一部份是棒子葫蘆底上大顆的，專給自己留下用的；一部份是棒子葫蘆尖上的，專門來打發工資的。工人李天才支工資糧時，一見這瓶食直竊眉頭，馬興威就發脾氣的說：「不用看了，這是我打二十石棒子芻頭，挑出那拔尖兒頂高頂上的貨給了你啦！」

高老云看尖頭畫

沈現元

事變前頭年冬天，易縣周莊農民趙東貴和他叔叔二磨買來一張畫，貼在大街上。那畫上畫的是尖頭，有的在大石上磨尖頭，有的用尖頭把銅錢頂過去。萬惡的地主高老云看見了，他父子五人手提鞭子就找到趙東貴家來，趙東貴一見他混身打戰說：「大爺坐下吧！」高老云沒有答應他，就問道：「大街上的尖頭畫是你貼的嗎？」趙東貴說：「可不是，高老云父子五人二話沒說，一齊下手打了趙東貴一頓，還把他拉到大街上去。」

後來經過高家走狗的說合，就叫趙東貴和他叔叔二人在尖頭裏前擺上一張桌子，燒上香，一直跪了三柱香的時候，還得朝着尖頭裏連叫大爺才算了事。

白僱夥計又騙寡婦

勇先

張榮祖，是陝北綏德張家灣的大地主，他在苗家坪開了一座藥舖，名叫同福星，他僱了一個小夥計叫六兒，每天担水、磨麵、打柴、燒炭，受的駢一樣的苦，張榮祖二不高興就打就罵，我當時是藥舖裡的管賬先生，這小孩和我是同鄉，就常到我跟前哭，我也流着淚安慰他：「咱們都是出門的窮苦人，有什麼辦法，你咬住牙學上一套本事就不用侍候他了。」以後，我就教會他記賬、抓藥。一年期滿，六兒要起身了，張榮祖不讓走，就甜言蜜語的說給他增工資，要婆姨，年青的六兒信以為真就留下了。

當六兒向張榮祖要工錢時，張就說：「存在那裡給你娶婆姨麼。」但六兒給白受了。二年也不見娶婆姨，就要算賬起身，張榮祖就指着村裡一個小女子說是給他訂下了，却巧言小女子的父親病故，小女子的母親無錢埋葬，張榮祖就說：「把你女訂給六兒，身價算上三十塊，埋葬的錢由我墊上。」小女子的母親以為他是好心，就應承了，張榮祖到木匠舖裡除了七八元的個棺材，讓幾個豬販埋了。就告小女子母親說：「也共花了五十元，再給你放下五元花費，一共五十五元，除小女子身價三十元，你還欠我二十五元。」小女子太小，從明天起就到我家養，你給我喂豬養雞，工錢打你的利錢。」黃著

的寡婦只得由他擺佈，張榮祖就用這樣的手段，白騙了一個老媽子和一個小丫頭。六兒呢，白給他受了四年，婆姨也沒有娶下。

一根羊毛繩逼死一條命

蘇崇人

溇水縣板據惡霸地主孟憲五，外號叫做「北霸天」、「五閻王」。村裡的農民都帶恨他。

七七事變以前，有一次曹連英從他家外場院裡拾了一根破羊毛繩去繫高蹠脚玩。孟憲五見了，硬說那根繩是曹連英偷的。那時曹連英因為年歲小，不知道厲害，氣得和他吵了幾句。孟憲五立時變臉，說他家丟了銀子元寶全是曹連英偷的。要連英賠他三百吊大錢，不然就送到衙門去。

連英的父親急得託人去說情，結果還是不行。那時曹家窮得連吃的都沒有，那裡拿得起那三百吊大錢呢！連英的父親被迫得走頭無路，就上吊自殺了。

曹家死了人，覺得冤屈，就告了狀；孟憲五說：「哼！老子有錢，怕什麼！」他賄地裡賄賂了國民黨縣官，到驗屍時，縣官就說：「此人是瘋魔而死。」還強迫曹連英具了「瘋魔甘結」。逼死了一條人命，就這樣輕易的了結了。

孟兆同詭計多端

蘇景人

板城貧農孟義德的父親死了以後，地主孟兆同跑到對他說：「你死了的爹，欠下我們的老賬一輩子也還不清！」孟兆同手裏有勢，孟義德惹不起他，只好忍氣吞聲給他去扛長活，一年只幹半年的工錢，那一半還賬。因為這點工錢顧不住家裡的生活，只得狠心賣了兒子。

後來孟義德租了點地種，孟兆同還是年年來要老賬。抗戰以後，八路軍到了凉水，孟義德的母親托村幹部查查孟兆同的老賬，看看到底還欠他多少錢。結果一查賬本，原來根本就沒有欠他一個錢。

七七事變前幾年，地主孟兆同又買進了當地國民黨縣官，在板城成立了一個「清運局」，使月着十幾輛狗腿子到處搜地。把十畝的地就量成了十三畝，那三畝就是「黑地」，就充了公，其實全都充到了孟兆同的手裡。當時曾激起了當地農民的公憤，十幾個村聯合起來舉行了暴動，終於把那個坑人的一清運局「砸個粉碎」。

事變以後，凉水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孟兆同害怕窮人翻身，向他討還血債。閉着雖然不敢張牙舞爪地進行破壞，可是躲地裡却一直幹着特務勾當，專和抗日政府、農民作對。敵人「大掃蕩」那年，駐到板城，他就和孟采長組織維持會，欺騙藏在山裡的農民回家，結果回家的都被敵人押到冀縣去當苦工。一路上不少鄉親被折磨死了，也有

的迫不得已，把自己的妻子投到河裡淹死。

不殺窮人沒飯吃

華 踐

良鄉縣陳台村惡霸地主大李國，過去仗着漢奸特務田慶東、馬金生的勢力，在村裡到處橫行霸道。有一年，收成不好，窮人們連白菜種全都吃了。他就藉着這個機會，硬把全村的柿子都包下來；明明值一百元的，他只肯給五十元，別的人知道他有勢力，誰也不敢再收，二十多家都被逼出了口。

農民李永林的老婆不願意把柿子包給他，可是餓得實在沒有辦法，最後還是包給他了。李永林老倆口又氣又餓，整病了兩個多月。後來有人問大李國：「你幹這事不虧心嗎？」他說：「不殺窮人沒飯吃！」

不見錢的放賬

楊繼義是前清的一個秀才，原本在崑崙縣三井村，自民國十八年當了崑崙縣財政局長以後，就「腰纏萬貫」起來，後又在霸王溝開了煤窯，發了一筆橫財。

軍閥混戰時，楊繼義當了三井的村長，管理從軍武往崑崙運糧，大顯神通，光暴豆一項，就弄到幾十大石，又貪污了九十大石義倉糧，這時就買下二百一十垧地，修建了

兩座房院，開了一座油房。

楊繼義的地招了四夥子，雙林子弟兄光棍兩人，給楊繼義種了三十年地，最後還是「一對子沒老婆」，每年打下糧食，雙林子兄弟還了債，祇分得半口袋，楊繼義分得一百二十石。

楊繼義忽然對佃戶發起「慈悲」來，曹家溝的貧農某租了他三十塊地，楊繼義一定要把那三十塊地賣給這佃戶，佃戶說：「沒錢啦，楊先生。」楊繼義憤懣不收錢賣給他，只要佃戶寫上一張借約，「甚時有錢甚時抽約」。佃戶上了圈套，交利，交利，年復一年交利，交前利錢超過了本錢，最後一年，連利錢也交不起了，賣地紙張交回楊繼義的手上！

就這樣，楊秀才放債，不見錢！

王振文欺負農民

徐 穎

靜樂縣童子崖村有個地主叫王振文，在米峪鎮開了一個雜貨舖，貨價很高，當農民買東西出不起現錢時，他便打量一下僱主，如是中農，就寫了欠約吃利，「五分八分利不等」如是貧農，就要指房押地，當秋後或年終去要賬時，農民還不起，就給場割炕皮。民國十八年青芽溝貧農蘇補喜，春天買了王振文舖子裡的一些雜貨，寫了賬，秋收後，王振文去要賬，蘇補喜因為欠債很多，還的剩下不多一些糧食了，王振文就帶了十幾個夥計，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蘇補喜場裡打的十幾石莜麥搶了個一乾二淨。

民國十九年白刁嶺村王正雲買了王振文餵子裡一些雜貨，還不了賬，冬天，王振文就差夥計去要，王正雲說：『今年還不起了，明年給吧』，夥計們回去告了王振文，王振文怒氣沖沖的去到王正雲家說：『你紅口白牙吃了我的、穿了我的、爲甚不給？』王正雲說：『沒錢，』王振文說：『你要把狗屎喂到嘴裡我就不要錢了。』說着，隨即挑了一團狗屎，強喂在王正雲嘴裡，但王振文這樣欺侮了王正雲，第二年仍向王正雲裝走了糧食。

把人當狗欺

徐 穎

民國三十一年，交城縣的一個醫生叫郝培，流落到米峪鎮無法生活，就在米峪鎮殺羊賣。一天早上，他因事出街去了，村裡的十幾個狗就跳進家去，把殺下的一隻羊又吃又扯，鬧了個亂七八糟，郝培從街上回來，氣的拿了把殺羊刀就打狗，這十幾隻狗裡，正有王振文的一隻狗，郝培不管誰的，一刀打去，正把王振文的狗嘴割破了，王振文知道後不識了。對郝培說：『我的狗在家稠米白飯還不吃，倒吃你的羊肉？我的狗是看家寶，我要你頂我家的看家狗！』當時米峪鎮正在唱戲，王振文就把郝培捆起，綁在十字路口，頂王振文的狗，讓看戲的人們看，郝培惹不起這個惡霸地主，只好求全村人給說情，最後讓郝培給王振文唱了三天早戲才算了事。

放了三根鞭炮，罰了十塊錢

辛景月

民國二十年，有一股土匪到了大都山，附近的地主老財怕的要死。

蔡家溝的一個農民叫張侯奴，這人有點迷信。碰到一個騙人的瞎子先生給他算命，說是：「流年不利」，叫他祭一下燈。正月二十那天晚上，侯奴就點着燈，燒上香，還放了三個鞭炮。

馬貴德是臨縣有名的地主惡霸，他兒馬樞援又是村長。這晚上，馬貴德的婆姨聽見鞭聲，就大驚小怪的說：「土匪一來啦，抱着娃娃，攙着裝金銀的盒盒，從樓門裡跑到挖塋上，馬貴德也跟着出來。一看村裡靜悄悄的，不像有事，便喝住他的臭婆姨回去了。這時候，梁頭王住家的一個小孩叫侯命命，不懂事，站在挖塋上吼了一聲：「槍響咧，土匪來了！」馬貴德抬頭看了一眼，怒氣沖沖的跑去找張侯奴。

「嘩」的一聲，她從衙門子侯奴的院門，氣兇兇的問：「到底今兒黑間是誰搗亂來？」同院住的鄰居，看見事情不妙，代答：「侯奴祭燈咧，放了一下炮！」地主就說：「把狗日的吼過來！」侯奴渾身抖擻着，站在門口。馬貴德的鬼臉發青了，說道：「誰叫你放炮祭燈？祭燈為甚不通知我？捆起來！」說完，又去找侯命命的哥哥苗秋生。秋生已經睡下了。地主站在溝裡就吼：「秋生！出來說！」秋生說：「吼我做甚？有事明兒再說吧。」就叫風吹着了，剛喝下兩口發散藥，正躺下叫出幾顆汗哩。地主說：「不行，

「丟去把他扯下來」。秋生吓的連聲說：「不用扯，我自己來。」秋生一到，地主就問：「你那條命因甚吼叫？」土匪來啦！秋生連聲說：「唉！那是個孩子，他曉得跑。」胡說，孩子，幸虧咱婆姨是跑得快，要跑得快，不把我們娃娃給唬死？糊起來！」經過牽牽扯扯，罰了張侯奴半塊白洋，苗秋生搭配滑出了五塊，這件事才算罷休。

地主孔照便的剝削和詭計

洪星

汾陽二區楊家莊，有個地主孔照便。這傢伙在土地改革中，玩弄陰謀詭計。一天，這村農民糾合了一百五十多人去找他清算新賬和老賬，揭露了他的罪惡。假裝嚴建華，拿了一張地主哄他的假地約，氣憤憤地說：「地主，快出來！你怕你的地被破壞了，給我五畝半地養老，還給立了個約，咱當是個真的哩，不想你原是哄我，寫的是個假約。你欺侮我不識字，把「永久死業」寫成「過戶營業」，要不是我拿約給人家看，不又上了你的圈套！哼！這回可不行！咱給你受了六年，你算算扣了我多少糧食！」

農民代表孔會全、張福慶指出地主孔照便的四大項剝削法：（一）假報地畝，隱瞞黑地二十四畝，十年不出一顆花項。（二）在村裡開舖子二十年，對農民用雙層剝削方法：做了工不給錢，冠扣住叫買他的貨，用的是出九進十的大斗小秤。（三）兒子霸佔住村中的書記教員位置，排擠外來教員，他賺雙份薪水又不好好教，白誤人子弟。（四）父子兩人十年沒支抗勤。

楊文彬被地主逼得家敗人亡

劉建

張文彬的爹和紅地主張文羣風竄蕩沙地，頂好的年頭才能打上四石糧食。有一年秋後，才把糧食打進囤裡，張文羣就派人來要租，一下子把囤裡的糧食裝了個淨光。他們全家人跪在地上，哭着央告留下一點，人家罵了一頓就走了。

文彬的爹硬了硬頭皮，親自上張文羣家裡去求情，他一入了張家二門到了過廳西屋，立時跪在地上，苦苦的哀求起來，嘴裡不斷喚着：「大叔叔！可是張文羣坐在太師椅上，一動不動，嘴裡抽着水煙，眼皮呆張不張的連理也不理。等了好大一陣工夫，張文羣這才發了話：「不行！」

文彬的爹回來以後，全家人痛哭了一場，狠着心把他三歲的妹子送了人，他娘就給張文羣家奶孩子去了。

文彬七歲那年，她娘得了傷寒病，沒錢買藥，又沒的吃。他爹正巧去上張坊打零短，只靠着文彬和他姐挖點野菜借點棒子給他娘熬口稀粥喝。那粥一熬出來就是綠色的，她娘一看見傷心的啼哭起來，咬着牙喝兩口。後來，就這麼活生生的連餓帶病的死了，臨死時還想着吃口棒子腿（棒子麵餅子）。

文彬八歲那年春天，家裡沒得吃。他爹給張文羣去打羊草，因為吃不上喝不上，走道直打晃晃。三月十七那天，擺着大風，又被張文羣硬逼着上南坡去打羊草。打够以後

一擲大風塵過來，他一陣心慌兩眼發黑，癡了坡癡死了。

文彬的爹娘死了以後，他三姨就把他姐童養出去，只剩下文彬自己，開始娶起飯來。那年冬天，凍餓得實在沒有了辦法，就給地主張文羣當了小做活的。每天刷鍋洗碗做飯，洗的手都不得乾，凍的滿是裂子。因為沒鞋穿，把腳凍的出棧打水，黑夜疼的半夜半夜睡不着覺。到了白天，幹了一天活也得不上一頓飽飯吃。每天吃飯的時候，張家地主人一家子齊齊的坐在桌子跟前，張晴就是一盆菜盛上飯！一次，文彬悄悄盛了一點，張家大姑娘鳳雲，下炕對準文彬就是一頓飽揍。有時他們吃剩點涼粥，文彬才喝上一點，剩不下就喝不上，一頓一頓的挨餓。

有一年秋天，羊下了場，回家造圈。張家的羊圈在曠郭峪離村有四里地。一天黑夜，張文羣叫文彬給激羊的送飯去，文彬說了一個「駭怕」張文羣就像提拉死小豬一樣，把文彬從屋門扔院子裡去，擦得文彬口鼻直流鮮血。縣門注魂撞了個天窟窿。

楊文彬從八歲上就死受活受的給地主張文羣扛了二十一年的長活，這二十一年功夫，一個工錢也沒得過。八路軍來了以後，實行增加工資，文彬跟張文羣提了這話，張文羣就遞塞他說：「給你房，給你地，給你娶大姑娘。」

到今年，楊文彬已經是個上三十的人了，不用說娶媳婦，連房和地也沒有一點點。這次土地覆查，文彬覺悟了，在訴苦大會上吐了苦水，响地主張文羣討回那幾十年的血汗債！

「五道爺」的一隻狗

張維業

劉五是偏關四區店灣村的一個惡霸地主，綽號叫「五道爺」。

劉五在村裡可威風哩。有一次，他試探探一下老鄉們是不是怕他，故意把鐵鍬、鋤等農具，扔在門邊大道上，看誰敢拾走。結果放了好久，沒一個人敢動，他得意得到處嚷叫：「誰敢在我劉五頭上撒野，我拿他！」

劉五養着兩隻狗，凶惡無比。牠們在二里的白草坪村，不知道偷吃上什麼東西，或者是在村裡什麼地方，死咬村口男、劉五就跑去追草坪，在村裡大罵：「打死了我的狗，你們這狗不聽話，都不得安寧！非把我的狗給弄活不行……」且白草坪的鄉民個個知道，就得給牠餵着守家門。劉五再三央求，劉五就乘機提出三個條件：要白草坪全村奉養牠，牠這隻死狗用藤轎獻上，再叫吹鼓手吹打着，全村人舉着旗，把死狗抬上送回店灣去。劉五再三哀告求請，全村人湊合的送給牠兩石麥子，又把死狗抬上送回店灣去。

「閻王殿」大剷地人

張崑

閻王殿老代因讓者數是深永二區菩薩峪有名的一閻王王，五閻王。他……

呂家僱的狗去，因為要租逼死一條人命，吃了官司，才搬到菩薩峪來。

狗改不了吃屎，地主睡不了剝削。張老代、張老讓搬到菩薩峪以後，收高租放大利，還像過去一樣猖狂。把那村農民的房屋和土地霸去不少。張老讓常說：「沒有種死孩子的，心就發不了財！」因此大家都管他們張家叫做「閻王殿」。

光緒二十九年，王佃福的爺死了，發送人時，借了「閻王殿」一斗小米、五斤白麵。那時因為佃福還小，不懂事，他爹又有點傻，就被「四閻王」們訛詐了一下子，要他去他們九畝好地，頂了那一斗小米、五斤白麵。

光緒二十九年，王佃福又借了「五閻王」一石五斗棒子、二斗穀子、一斗豆子，一共是一石八斗。年利五分，一年打利九斗。從此，王佃福家每年收的糧食還不够打利，利上坐利，墜了幾年，又加上有時還了一部份「閻王殿」，也不給勾帳。這筆債就總也還不清了！王家的五十七畝六分地，一天一天都給他們寫成了「契契」，每年打的糧食全數「閻王殿」一置一個淨光，連一粒種子也留不下。

宣統三年，王佃福也不知道倒底欠「閻王殿」多少，他們哥三個就一起進了一閻王殿，整整受了五年的苦，每年除承央告着支薪工錢養活家，其餘的就全打了利，就這樣，那五十七畝六分地，還都寫成了死契。從此王家只剩下個正家坟和三分地的園子。民國六年，王佃福家已經房無一間地無一塊了。「閻王殿」覺着再沒的好新佔了，就把王佃福哥三個攆出來，還逼着他們打利，佃福和佃鈞哥倆就給李各莊地主姜光沙去種鍋影地。他們家的女人也都給人家去做飯，他父親在外面要飯。他們哥倆種鍋每年分的五石糧，還得拿出兩石五去給「閻王殿」。就這樣，「閻王殿」還嫌不夠，又硬逼着

佃福三兄弟去給姜老骨放羊，羔子，民國六年發大水，佃福三兄弟就被大水衝去了！

這筆債越還越沒頭了，到民國十年三十晚上，「閻王殿」又把佃福哥倆叫去，逼着他們把那三分園子寫給他們。過了三年，佃福窮得實在沒有辦法，又租了「四閻王」兒子上畝四分地，地租兩石八斗，到秋後只打下五斗糧，全交了租，還欠下好些，王佃志只得又給他們打了三年長活。到第三年十月上，因為還不完那筆債，「閻王」們把王佃志關到小屋裡打了一頓馬鞭子，趕了出來，還逼着他們要賬，最後王佃福實在沒辦法了，又叫他兒子變有到「閻王殿」去受苦，又過了整整九年的牛馬生活。

借了一石八斗糧食，老少三輩都給人家當了奴隸。「閻王殿」的剝削，是如何野蠻殘酷呵！

李韶榮夢想變天

李夢華

與縣李家灣地主李韶榮，幾年來雖經過羣衆的清算鬥爭，但其醜態活動從未稍減，他的嘴邊上經常唸着幾句話：「恨天怨地只為仇，每日懷恨在心頭，有朝一日眉頭展，殺盡××才罷休。」妄圖變天向羣衆報復。去冬該村羣衆清算李韶榮，接受退出的黨房時，發現他家裡藏有一本民國三十三年的賣地賬，記載着賣地戶姓名、賣洋若干，及其出交公糧數目等。他兒子死後，在賬皮上寫了「鏡子重華，喪盡天良，造害為父」等語，自己並用「苦生」「更生」等別名幻想變天「驅生」，地主的好惡陰險，引起羣衆極大的憤怒和警惕。

雷殿雲奪人妻室又霸產

中陽縣二區雷家莊，有個地主惡霸雷殿雲，在閻偽統治時嘗過派長，貪污罷課，無惡不作。本村雷保，是個貧苦農民，從小就給人攪工打短，到了民國三十一年，用積蓄下的血汗錢娶了一個老婆，第二年就叫地主惡霸雷殿雲勾姦，從此經常挑撥雷保的婆姨和丈夫不過日子，吵嘴打架，他自己還把雷保捆打過一頓。去年春，雷保因窮無吃的，把自己的兩眼比較好的窩洞變成一眼壞窩，換了十斤棉花，叫他老婆織成三個標單布，可惡的雷殿雲竟狠心而奪去穿了。在這次羣衆清算鬥爭這個害人賊的大會上，雷保才報了仇。

山羊猴

五寨縣有一個大地主姓李，外號「山羊猴」，他有一門好「藝術」，最會耍賭，「山羊猴」把這一「藝術」傳給了他的徒弟李茂云，——兩個寶盒子，一個真的，一個假的。每次討寶，兒坐寶，「山羊猴」在背後「搗搗」，「山羊猴」的老婆，在賭場放「梯子錢」，借一元花扣一毛，倒借立還。一家三日鬥幹這不花本錢的買賣，可掙下了很大的家私去藏在前後廂房一帶，買下了好幾座林地，光租子一年就收八十來布。另外還

有一二十幾畝好坪地，蓋了兩座新房院。

「山羊猴」的兄弟「山羊猴」還多學會一手「藝術」——偷人，花哩鑽着長工四處偷人，棍拿，騾馬，李茂云說個不愛的。

「山羊猴」僱了一個老實長工，多承「山羊猴」的老婆「照顧」，這長工死受了三年，沒敢向「山羊猴」支過一個工錢，最後這人得了一場重病，「山羊猴」父子，把他趕出去，連村子裡也不准在，最後這人死在大路旁邊，給狗吃了。

馬思紅兄弟給「山羊猴」受苦，好多年工錢不捨得花一個，積下來夢想「成家立業」的過光景，最後買下兩個騾子，又修了三間石窰，錢不夠啦，問「山羊猴」借了六十六元，當年還不起，第二年沒打掃，「山羊猴」等不着了，三間石窰，兩個騾子齊變成了「山羊猴」的財產。馬思紅兄弟還得給「山羊猴」攪長工。

親大伯

張帝忍

我剛認識王清和的詩癡，真不相信他就是個二十歲的年青後生。他那破風霜吹打過的臉上已經佈滿了深深的網紋；上眼皮也很鬆弛的向下耷拉着。看起來實在顯得非常面老。使人覺得他一定經歷了無數的苦難和折磨，彷彿一生他沒有歡樂過一次。

工夫，我跑去找他，却發現了一件新奇的事。這個很少歡笑的青年，却笑得眼睛眯成了彎彎橋。他正在用剛好的青草喂着一頭又肥又壯的騾子，他一邊喂着，一邊還不厭的用手揉搓着騾子的頭腦門。當他見了我歡喜得不知說什麼好了。我問他：「還是你的



「這是我大伯家拉來的！」
「你爲什麼拉你大伯的騾子呀！」他很沖動的說了一句：「我應該拉他的騾子。」他的眼睛馬上就紅了。停了一刻，他才沉痛的對我說：「在民國二十三年，我爹因爲受苦太重勞累死，那時候我才七歲，家裡光剩下個女人孩子，實在沒法再過下去。我媽她改了嫁，我也做了『跟頭兒』。到了那頭，那時候爹對我太厲害。街上的孩子們看見我，都管我叫『跟頭兒』，使勁的笑話我。這些苦我怎麼也受不下去啦！」

「他的聲音哽咽了，眼淚一滴一滴的流了下來。」
停了一刻他又接着說：「他媽的！那時候我只想在地主王要才是我的親大伯，怎麼看他也得可憐可憐我呀！我就不管死活的跑回來了。到了村，連着兩頓都沒有吃着正經飯。肚子餓得急了，就把我爹留下的那點地賣了一百六十塊錢。我那親大伯一見我有錢了，就笑着找我來了。他說：『清和！你上我家去吧！吃、穿、我都管，你歇着的空兒願意做點活就做點。』我那時只當有了着落哩！那知道到了他家，他們就把我當大人一樣使喚起來了。」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屋裡說：「清和！你已是我家的人了，吃穿都是我管你的，你賣了地的錢還不交給我，還打算幹啥呀？」他那老傢伙奸笑了幾聲，又說：「清和！你那錢交給我吧，我給你買地，你有了地慢慢的不就好過了嗎！」我當時只覺得混身發麻，不由得就把錢包從腰裡掏出來給了他。唉呀！那東西可真是狼心狗肺呀！他把錢剛奪過去，就吓唬了我一頓：「你還不幹活兒去……」我的眼淚不斷往肚裡流。走出門去這才哭出聲來。我一個小孩子有啥法子呢？只好忍着吧！民國三十四年，八路軍打跑了

洋鬼子，到了這裡給我們老百姓唱戲，那天人人都挺歡喜的去了，我從清早去到天黑回來，一嘴飯也沒吃，必餓得直發慌，借了人家十三塊錢買了點東西吃，這才走回來，一到家他就把兩個狗眼一瞪，二話沒說把我關了出來。我那錢哩？他早就買了十畝地，他不光沒有給我一點，還對我說：『這幾年你吃我的穿我的，這就够便宜了！』可是他就不提我給他當了十二年的小做活的，連一個大錢也沒有付他的了！如今農民翻身啦！我把這賬子清算回來不應該嗎！！

地 主 現 形 記

出版
元

國民三十六年十一月
每冊定價冀鈔

編者
冀南
編輯部

出版者
冀南
書店

發行者
冀南
書店

總店：
威縣

支店：
南宮 衡水

臨清 肥鄉

代售處：
各縣郵局及書店

